

萌言妙语·

## 只有小事

司马小萌

小区里,来自东北的大姐在林间空地舞动彩绸。随着节奏感极强的民间小调,上下翻飞,很是陶然;我在水池边的亭子间伸胳膊蹬腿,活动活动老腰,手机里一遍一遍播放着理查德·克莱德曼的钢琴曲《秋日私语》。谁也不妨碍谁。

这一刻,心灵特别平静。

快三年了,世界从来没有如此悲催,人类也从来没有如此无奈。

是的,世道越来越糟:病毒,战争,霸权,欺凌……消磨着人类的耐心。记得头两年,那该死的病毒还懂得按季节“劳逸结合”,给人类一点喘息时间。而今年,怎么验怎么有,绵绵无绝期。

时间一点一点从指缝溜走。对人类的不可理喻,地球也无可奈何,只有发出一次又一次呻吟。其实智者早就警告:魔鬼撒旦一旦被放出,地球将永无宁日。

我也不断提醒自己:镇静,镇静。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身不由己。“方寸大乱”的糗事,今年很有几宗。头脑好像突然断电,突然“短路”。事情虽不大,却“蠢得莫名,傻得出奇”,这在以往是难以想象的。虽没造成太大危害,但全身的零件,似乎都被“带节奏”,一个一个前赴后继,跟着捣乱。

怪病毒,也许还怪太阳黑子。我们抱怨地球不太平,抱怨生活中种种不如意。殊不知,静下心来,抚平心中的小伤口,你会发现,这没什么大不了。小病小灾,扛扛就过去。而心理的舒缓、心态的调整,却比任何时候来得急迫、来得重要。这,更需要拓宽胸怀,自己救自己。

那天我写了一篇散文《这粥更比那粥香》。没错,谈粥的。一件小得不能再小的事:我做了一锅粥;觑着脸夸了一下粥;然后煽动大伙,在朋友圈热热闹闹议了一会儿粥。主打“家庭牌”“爱心牌”。

泰州好友翟明调侃道:“这篇文章,充分显示了京城侃姐如何能把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讲得津津有味天花乱坠引人入胜的功夫。”

封我“京城侃姐”,抬举了。北京人口总数2188.6万,俺估计,有一百多万个侃爷抖擞民间。

北京人“侃”之水平,全国领先。对翟明授予我的封号,京城老少爷们肯定不屑:哼,“小儿科”而已。

我很实诚,坦白回复翟明:“亲,我的生活里,没有大事,只有小事。如不自得其乐,还怎么活啊? [坏笑]”

我没瞎说。对我等宅在家里的公民,除了防疫,还有啥?但小事也有小事的活法。张家口日报社的小

张同学很会吹捧人,她夸我:“把一地鸡毛,过成繁花似锦!”

一地鸡毛,是真的;繁花似锦,夸张了。俺笔下的花样年华,无非是自己打强心针。

其实何止我,我的朋友、我的同行们也如此。新闻人有着常人无法仿效的单纯与快乐,哪怕在旁人眼里“不过尔尔”。

去年11月喜迎孩子诞生的京江晚报社青年记者辛一,在微信上和俺这个老前辈分享快乐。他写道:“刚进家门,首次听见宝贝儿子清晰的发音:‘爸爸!’把小辛激动坏了。”

盐城晚报社陆应铸最近参加我们组织的采风活动。这位签发过多少报样的老总编,混在一群年轻摄影记者中,认真学拍片。后来看到自己拍的照片,和摄影大腕们“并驾齐驱”一同见报,这个内秀的笔杆子,像孩子般的激动。他洋洋得意地,还有点故作谦虚地,封自己为:“司马老师车轮滚滚摄影辅导班旁听生。”

中秋节,大家都在发各种月亮图案的贺卡。而我的老朋友、黑龙江《奋斗》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彭大林,却发来一幅另类的贺卡。那是一张照片,历史照片,他自己的照片,我给他拍的照片。照片上,瘦弱的大林站

在山顶上,迎风而立,一撮头发被风吹得竖起,模样十分搞笑。

照片

下方,大林郑重地写着:“中秋快乐!”想起来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曾是黑龙江日报社年轻记者的大林,曾陪我去牡丹江镜泊湖采风。记得那几天他因感冒发着烧。

亲爱的小兄弟,咱们拍照那天,也适逢中秋节吗?太有意义了……

小区里,放眼望去,夏日里曾经忽拉热闹的花丛,如今只剩下孤零零的东边一朵、西边一枝。姐们小孙问我:“应该怎么拍才好看?”我说:“变换着构图拍吧。”脑海里想象着各种美好,境由心生。

愿秋风不燥,人间静美;看岁月老去,你我还行。

再回到俺那篇关于粥的散文。

不管事情多么渺小,西安报业集团总编辑程建设写起点评来,从来不会吝溢美言辞,总是那么高大上。

他说:“大姐熬粥,一锅容古今,一碗情天下。”

醉了,醉了。

竟然,粥也能醉人。

## 老寨山上美的追寻

徐生力

在素有茶乡之称的信阳,春来了,一丛丛的茶叶绿了,引来花朵般的采茶女。“层山碧浪缠如带,宝树云乎断岫栽。胜境连天藏玉体,灵根绝壑孕元胎。雷芽岁岁从头起,雪叶丝丝屈指裁。淡朴香飘尘洗尽,人间大味叹嗟哉。”一出郊外,映入眼帘的,就是碧浪如带的嫩芽,怎不叫人心生喜悦。有名的老寨山没去过,但出产的高山土茶,早年朋友送我品尝过。同朋友一样,味道满厚实的。因此,对那里有一种特别的情感。

一早,俞同学邀闫同学和我等上山,说是看杜鹃。噢,茶山还有映山红可看。于是,搁下手头的一幅画,欣然前往。开车的闫同学,进入茶山,触景生情,哼着《采茶歌》。

车停在山腰,我们得步行了。有备而来的丽女士,绑上护膝。山里长大的我,忙献殷勤,扶你上吧。闫同学忙给她找来一根竹棍,她说,有它呢。我们沿着石阶,见到花啊草的,一路扯东扯西谈笑着。突然,连体双柳吸引了我们,俞同学拍照,闫同学叫我作诗。我说,我没七步诗那个天赋啊。只见

两棵柳树相依相存,枝头折断了,可主干巍然。我的老家韩山,六七百米高的山头上,两棵三百年古枫树,也是相互拥抱,根长在一块,被称为情侣树。过往的夫妻,多在此拍照。可我们有的景区,为了美观,便于行人。却将缠在老树上的古藤砍了,棒打鸳鸯,实属不懂植物,有阴也有阳。

生在青松苍翠的大别山的人,自小见过多少松树。也去过画家常采风的黄山。但真正引起我注意的,莫过于罗山八百米老寨山的怪松了。“老寨崎危开杰观,梯登淑好领峰峦。悬途委曲风云会,敛步维艰石涧盘。秀举三天千凤翥,威临四塞万龙蟠。雷公震耳声如鼓,蹈敌重围恶九钻。”

闫同学看到山顶上呈各种异态的青松,一阵歌喉亮了,正欢的蝉噪却静了下来,似乎倾听天籁之音。你看这些松树,似龙如凤,或翘尾或翥翼。我得赶紧把他们抓进我的镜头里,回去好画一组老寨山怪松之美。直上的松树,被雷劈,死在卧伏的同伴旁边。闫同学感慨着,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哟。

太阳当顶,刮地风正猛,群山之巅,风力发电正忙。我将奇形怪状的松树发到朋友圈,半天发不过去。我说,闫同学你们联通的信号被大风刮走了哇。他倒打一耙,没多想,你那么多又是照片又是视频的,是牲口,也得让它喘口气吧?

在采茶观光路上,跑马岗山体一片火烧云,通体透红。我们为那东一片西一群的映山红激动着。拍照的俞同学慢吟道,她们如此灿烂,哪有时间,伤春悲秋呢?冈陇上,青翠的山竹映衬着红彤彤的杜鹃花,夺人眼球。闫同学说,今天美女俩鲜艳如杜鹃花一般。我说,我们仨正是这山竹的绿叶嘛。俩女士夸我们真会逗人,让她们开心。俞同学感慨道,苏东坡云:“无竹令人俗,无肉使人瘦,不俗又不瘦,竹笋焖猪肉。”在一丛红得格外鲜艳的杜鹃花前,丽女士请俞同学拍照。她说,这丛花像二乔一样,多留几张吧。

因为竹笋焖猪肉,在山下我们多贪了几杯,闫同学带来的美酒。自然,一天的美,当慢慢地分享,好多天,好多年。甚至,追随我们的一辈子。

诗 品时空

## 秋天的云朵

汤兴

秋天的云朵,  
覆盖山野村落。  
眺望红枫枝头,  
笑迎芬芳的花束。  
绽放节气的农谚民俗,  
美丽了丰收景色。  
啊,秋天的云朵,  
壮美了中华锦绣山河。

秋天的云朵,  
笼罩牛羊的肥硕。  
注视丰收的庄稼,  
喜迎乡亲们的收获。  
展示季节的五颜六色,  
甜蜜着庄户人的生活。  
啊,秋天的云朵,  
唱响了乡村振兴的歌。